

黃花嶺

廈門高甲劇團

# 黄花岭

时间：六月，荔枝大熟的季节。

地点：山村的一角落。

人物：宋二嫂——寡妇，二十五岁（嫂）

宋福山——二嫂的大伯，四十岁（山）

福山妻——卅六岁（妻）

李洪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卅岁（奎）

李春堂——洪奎的叔父，社员，五十岁（堂）

佈景：台左三间新筑的石头砖房，门窗垂着一层兰色的油漆，恍如新鲜，细看令人感到厭恶和俗气，这是宋福山的家。

台右二间土墙平房，虽经年不修，房檐稍倾，但很整齐，这是宋二嫂的住室。屋前有棵古松，树底下有块大石头，周围群山环抱，山丘上满佈着荔枝树，遙遠可望。

〔幕启：天空笼罩着一层铅色的云，太阳放射着微弱的虚光。这时，宋二嫂手中提着小竹篮，篮中装满了已洗净的衣服，由外匆匆走上。〕

嫂：（唱 调）

心急步行来。（内回声）

為着起風塵。(內回聲)

〔她露着愁苦的神色，打開自家的門，把手中竹籃帶入，另外拿出一個摘荔枝的小筐，覺得不夠用，走到宋福山窗前，猶豫了一会。〕

(輕聲地)阿嫂！阿嫂！

妻：(內唱 調)

咁見外頭有人叫聲，  
待我開窗問分明。

〔開窗，見宋二嫂。〕

噢！

原來都是秀珠小妯，  
你叫我有啥事怯？

嫂：(接唱 調)

社咧來十外個人，  
相共摘荔枝，筐仔不夠用，  
想借共阿嫂借几豎(个)，  
未知尔肯唔唔肯？

妻：(推辭地，接唱 調)

筐仔家內却是真最(多)，  
但是目前無現成。

唔知恁阿哥規(擲)值去。(誤譜一句)

咱是同婦仔，也無乜別人啦！

(接唱 調)

有物應該(着)相為用！

嫂：無我來去別搭共人借看有無。(要走)

妻：(一拱嘴，叫)秀珠呀！

嫂：(站住，回身)阿嫂！

妻：(唱 调)

李洪奎又做人，  
特别对尔帮忙。  
伊知影风颱快将来，  
赶紧救人共尔罩相共。

嫂：(接唱 调)

只都是阿哥伊无在家，  
组内更无箇个配人，  
风颱已经来到，  
隻将生产社来起动。

妻：(探所地，接唱 调)

我看你这摆真有盼望，  
无父就是生产社的人。

嫂：(接唱 调)

无嘛无力又无钱，  
收收我入社无衫工。

(有礁子)

阿嫂，我着来去咯！

妻：(意味深长地)紧去，人许搭咧等你！鬼么祟么地把窗户关上！

嫂：(感到不是滋味，痛苦地)唉！(下)

妻：(由门内出来，站在石头上，向黄花岗看去)呸！

(唱 调)

骂声秀珠尔罪过(读诗)重，  
想将家产孝敬外人。

这项代志呦是容易，  
我看尔空做一场梦！

〔幕后車声，馬鈴声。〕

妻：（向儿媳）哼，真体面哪，一出门四五日，呦想說就誤了賴最代志，箇孔鳥規假大爷。

〔幕后福山打馬声“捎！捎！”鞭声，馬嘶叫声，混成一片〕

妻：（大声地）好咯，好咯！你許隻馬是謀加打死重呦是？

〔福山上，手拿着鞭子。〕

山：好么人來給畜生踏錫。（看手中鞭）唉！注咧歹運！（招下鞭子，坐在石头上，大声地）摔滾水來！

妻：哼！窮鬼箇孔假英雄！

〔福山妻入内，端水出，他一飲而尽。〕

妻：（伸手）提來！

山：你謀提啥啦？

妻：錢！

山：恁母呀，你呦給輪老鼠接（追）錢鼠，甲錢么哭呀？

妻：（动手翻福山的腰袋，把破賬本等物都翻出來，丟在地下）  
賣荔枝的錢看尔提去倒落？

山：（耍理不理地）給風吹去啦！

妻：哼！尔隻是莫得拔輪踏磨台灣灰呀！我看尔一定是勾去鴿人  
拼險貨，賺七錢了十四，看尔謀障死，看尔謀障死？

山：（把水碗用力往地下一擡）請尔滅說兩句謀哈，你愈說我火  
廣愈發啦！

妻：啥人惊你受气啦？賴早我就共你說咯，目連那謀看，兄鬼总  
有时，偷吃着莪密拭嘴，那无呀！哼！看尔討啥啻了！

山：（站起來）了！謀了么那有啥話啻說呀！……

山：（唱 调）  
咱想偷余几担粟，  
偏个付着税务局，  
一定有人去报告，

妻：（接唱 调）  
那无伊减会裁窗被获，  
人说无鬼是姦死人。

合：（接唱 调）  
猜想起来就明白。（齐谱）

（想介，各背语）平时时也无得罪人，怎样人谋害咱？

妻：（疑问地，唱 调）  
到底啥人拙歹货？

山：（肯定地，接唱）  
一定就是李洪奎。

妻：（接唱 调）  
政府也知咱放重利！

山：（接唱）一定是伊去报说。

妻：（接唱）只是咱自己的代志。  
共伊有啥也干过？（关系）

山：（接唱 调）  
伊是“鸡头”俄积极，  
刁工过墙来喷灯火。

妻：（同声狠之地）李洪奎啊李洪奎，你就真谋做对头咯！

〔黄花岑上摘荔枝的人们欢乐地传来一片歌声。〕

（幕启合唱 调）  
黄花岑一片菜林，

今年丰收喜欣兮，  
感谢共产党领导，  
下年丰收更有信心，

山：黄花岗顶化分孔派个滚的是啥等号人呀？

妻：野有啥人？生产社咧化分啦！

山：（一怔）佢去岑顶孔割哈？

妻：（讽刺地）减吗是说帮助困难户，来咧共佬小妣覃相共摘荔枝啦！

山：共秀珠相共摘荔枝？

妻：是啊！

（唱 调）

老鼠做寿生的日子，  
猫来拜寿我有好意？  
和尚无长头毛窗遑，（拔的意思）  
分明是战钱（鸢鹄）埋（探）金鱼！

山：（接唱 调）

听你哑佬打我我心机，  
想起前日也曾交代你，  
叫你鸢秀珠当面洽商，  
啖知你有去明无去？

妻：（接唱 调）

伊后面有人孔支持，  
现时讲话真机智，  
咱未开端伊先闹（截）路，  
无彩空个去费唇舌。

山：空费唇舌？你咪着恰耐心咧，鸭母嘴咧啰。为着俾佬想这个

黄花岑，就着千方百計，儘量想辦法。  
妻：有啥辦法窩閣想呀？

(唱 朝)

自从尔离家出门去，  
洪奎規日都來找你。

山：(接唱 朝)

伊規日找我博啥代志。

妻：(接唱)說你影响生产无道理。

山：我怎样影响生产？

妻：伊說村上有保証，在木风磨以前，煤將荔枝尽数摘了，咱免  
伊損失甲半粒，你放揮互助組的責任，哼，哈人叫你做一个  
障尔好组长啦！

山：(急燥地)你也无礼，咱我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加噶里魯  
噠化分煤創哈啦？我想你野是耐心窩去行一蛇(趟)。

妻：我无向分蘭工，有向甲給曉來去阮外家咧行一蛇，着有人烘  
借錢无，加放淡薄利息啦，咱恰好呀！

山：(斥責地)你該一柯番薯啦！

(唱 朝)

黄花岑頂有好菓子

黄花岑下有好田管(地)；

好田好園离家近

这项第一大有利。

全都插无几担貨，閣咧哪老甲会賢起來，我隻是有呀

上目呀！

人說姿娘人見款淺，正正是你障分啦！

(唱 朝)

我小弟早夭寿。  
无彩放下拙最荔枝树。  
伊家人物力犹总欠缺，  
太尉有富大丰收。

妻：比做那好也无咱份啦，横直唔是别人的路。（到福山跟前）  
闲话免起盘，我问你，到底你野有钱无？

山：唉！运去黄金失色，唔想说“掩灰连棺材煞去”！

妻：牛大叔欠咱许条钱，给咱利上加利，已经滚到六十柯（元）  
咯，伊根本今年无办法可还咱，我打算你这摆卖荔枝车来。  
再借给伊仔一百柯（元），这条四十柯（元），样添的钱我  
伊明乎，利息四分现扣，那使粒（升）四柯（元）就过板，  
你想看咧，一年长得槲饭呀！目同全金将钱未过水壕（漂）  
啦！

山：嘘！（担心地四下探视）恁母呀！你唔怕细声咧，我一路车  
来一直想，看珠这鬼黄花岗那条咱变过手来，总比较做生理  
放利息恰稳当。

妻：（装像）阮啲爱听。

山：你想看咧，现时自有障分目而对卓落来的，就是……  
（唱 调）

当时王阿环，  
共咱借钱无窗还；  
伊许几根荔枝树，  
暂时抵押给咱管。  
日子一下久，  
母利合咧真，  
“二加八十一”，拢总给咱估完完。

現時咱外路錢，  
就是這樣的來源。

妻：哦！障子叫做外路嘢？

山：是啊！

妻：啊！無啥也叫做內路錢嘢？

山：（唱 調）

黃花岑算做內財，  
是咱份內所應該，  
那會寺得到手來，  
富甲頂代傳下代。

底置那打得好，免驚恁富啦！

妻：（心動地）哼，有影閣，噯閣……

（唱）黃花岑像一塊肥肉吊上壁；

山：（接唱）恁怪得我睇着猴目赤。

妻：（接唱）噯閣看有吃無空歡喜，

現時也無咱的額。

山：（接唱 調）

老鼠趨竹篙竿入進，  
喻伊指頭仔鑿着壁，  
伊那欠缺未先祖咱，  
到尾嗎是咱的份額。

妻：祖？我隻係行得嘢！

山：你是怎樣塊算賬呀？

妻：（唱 調）

規年歹命作甲死，  
野着評租錢給伊。

山：哼！任說都是白仁人見說恰淺，只算在目前，无算到将来，也无想說咱那共伊先租過來，隻閻倩几个人工，煞叫伊來共咱煇火共煮飯，飼猪搗鸡，你看好啲好？

妻：（冷笑地）想咪即想，鼓你啲可廿四夢，人伊已經咁入仕啲

山：（一怔）啊！入仕？你怎样啲恰早說咧？我最惊就是这项，“黄花魚掛（該挂）猪鼻，那有啲食的道理”？哈人啲咁想呀！咱是“近廟燒早香”，总无障咁便宜貨，白白來給李洪奎捉去啲！

妻：（偷々着々，四下无人）我共你說，佬小妮現時已經守齡朝啲，咱着想办法紧々先下手，我看伊是带着李洪奎，李洪奎这摆又是來加<sup>伊</sup>相共搗荔枝，无办煞着礼奇々哥々啲，障咁代志……

〔宋二嫂摘箇荔枝上，福山一摆手，制止福山妻說下。〕

山：（笑容地）秀珠，你去摘荔枝呀？

嫂：是！阿哥，你怎样去甲拙最日隻車來呀？

山：（諛詞地）噢！說起來話头長啲！

嫂：哈代志呀？

山：（唱 明）

裝滿一車的荔枝，  
打算上街去赴市，  
啲想馬脚踢着石。

妻：（順口接唱）

規載滿落大沟去。

嫂：（惋惜地）青冥馬，白白踏跌化咁物件。

山：（对妻）你去伐些商食，我哋秀珠坐坐咧。

〔福山妻撇睇下。〕

山：秀珠呀，我一路上担心着你化分荔枝到底知不知道？我心里  
着礼想，咱虽然是分家自己食，当真说起来，了了还是自己  
一家人。

嫂：是呀！人说一世父母，两世兄弟，了了还是自己人！

山：（假装伤心地）唉！……

（唱 调）

想我福海亲小弟，  
和我和睦过日子，  
谁知伊生改命短，  
阴阳阻隔两分离，  
放摔小媳妇年时，  
身边并无亲生儿，  
亏你终日受了拖累，  
看我怎会过意？

嫂：（更伤心地接唱 调）

听着阿哥来提起，  
见我内心更伤悲，  
那棵福海在世间，  
我也熬过着歹日子，  
失路规大凭无人作，  
目周金金来放弃，  
今日那无生产仕，  
荔枝被风扫离兮。

山：（忙接过来）这两年来，我做时大对你照顾无到，良心上实  
在对不起了你，那说甲田园，你分减也是亲像我们一样，你  
那加收淡薄，生活改善，日子好过，我鸣替你欢喜！你是明

有的人，对我的苦处，你应该也会体谅。

嫂：（受着一种压抑，左右不是）……是！

山：这几年来，黄花岑收成却无最多，唔知影的人说我是偏心，只顾自己，没有共你举担共出力，事实伊那会知我做人为难呀！组内化分人，那能着帮助你作失的代志，甲唔情愿，我有啥办法呀，又一说，也总给难迫咧，但是我有孔想，大伯食饭，总给成免小伢去饮暗瘕（粥）啲！这摆组织新组，真最人讲，唔啱吸收你，我说阮两家无说到啥时候都使用得折咧？都是为着了你，这项代志，我能够（他们）箭甲红面赤公讲哪！

嫂：阿哥，我生就是妇仁人，啥人好啥人歹，我总无差能晓得啲！

山：秀珠，你有欠缺吃无？

嫂：阿哥，我无欠缺。

山：我叫佢阿嫂量二斗米给你。

〔幕后喊声：“二嫂呀，筐仔恰紧掙来啲！”〕

嫂：好啦，我随时去啲！（掙筐送进屋去）

山：（切齿地）呸！

（唱 调）

李洪奎你心太毒，

刁工煤拼我的头壳，

我做投机你去报，

害我家伙险炳扑，

我看黄花岑上目，

你又想与我相争“喫市壳”！

〔米二嫂提着荔枝筐上。〕

山：秀珠呀，听说你快加入生产社呀？

嫂：（不敢明言）嗯，都有咧打算。

山：入社是好啦，走社会主义的路，我给你阻拦你！（狠心地）哎呀我是怕你给人虎去啦（给人家便宜的意思）到时老鼠入牛角，会礼入会得出就艰苦。

嫂：都 闹来讲死煞呢。

山：你障个妇仁人，牢得出门，都会输拥咧的人呢，农业生产社生做啥款际，你根本唔识！……

（唱 调）

生产社是投劳取酬，

评分会听得众人的目周，

唔想你是妇仁人，

又是“田螺脚姜母手”。

这时兴去参加，

别日隻知是添忧愁。

嫂：（不睬地）

山：你想去着咧，我总无比你恰恁有，那得有便宜，我唔会晓得会想！

（唱 调）

阿哥四方行通个，

两落目周极光面，

生产社那得有好处，

我入社恰早别人！

嫂：（吞吞吐吐地）我是想说！……

山：有啥窝想呀？

嫂：（唱 调）

我心内不断咧想，  
王大嫂也是单身婆娘，  
伊劳动只一百外日，  
工资分有十外石粮，  
社内同工就同酬，  
男女社员同般样，  
那论我的劳动力。

王大嫂总给我比汽上。

山：你就真蹙路，值一个卖瓜的共人说瓜苦呀？我是真死目啲契，  
总无目周金么看你给人虎去啲？

嫂：（不顾听）阿哥，我看你的目周也是看近无看远啦！

（唱 唱）

生产社今年搞真最荔枝，  
耖头使用双铧犁田智（地），  
现时治虫用响家药，  
保证丰收大胜利。

山：（接唱 唱）

若说使用新农具，  
有钱啥人煞晓买？

嫂：（接唱）所就社咧会用得贷款。

山：（接唱）明年咱自己买置免靠伊。

好咯好咯，佃的力量大，咱的力量吗煞细，过年咱也博买，  
做你放心，咱免个入社。

嫂：（不语，低下头，面转身，悄么的表下）

山：（望着她的影，狠么地）哼！你想谋入社，我那啲答应，你  
比上天还困难啲！

〔李春堂扛着一根扁担上。他是了农民。〕

堂：（唱 調）

我人虽年老脚手轻松，  
終日打拚又做工，  
肩头担得百外斤，  
种作喂餵牛年人。

山：（覓春堂）你这柯老小仔博趣去卓落？

堂：你唔啲啲許个嘴斗，夜々咧出口伤人。

山：來，來，今仔我博招呼你來坐咧談一窠正經話咧！

堂：你这柯小子，除了放屎尿是真的，白賊話說咧規布袋。

山：我問你咧，佢社咧的“地獄門關化字，那有窗給你只个散鬼  
出來礼四佢趙呀”！？

堂：嗎是为着博幫助佢只组，我出來單相共打拚，柄弄甲腰龜々，  
骨头酸痛，箇给你这柯小子礼講凉話。

山：（裝笑地）嘻，嘻！免嚕咪，免嚕蘇，生产社幫助互助组，  
障兮是佢應該做的代志。

堂：（緩和地）是佇着咱这个好社长，那博換做别个社长，向兮  
隻是免紹想嘴！

山：（諷刺地）噯！噯！謝天謝地！……

（唱 調）

算來是自燒好香，  
隻会佇着好社长，  
那无好得生产社，  
荔枝鼻上博怎样！？

堂：（責斥地）你这柯小子拙无良心，阮都啲該幫助佢，隻给你  
治礼講凉話啦！

山：好咯，好咯，說正經的呀！

堂：啥人孔鴿你講罵六呀？我調查你一項代志咧。

山：啥代志呀？

堂：（說出目的）街咧荔枝行啥行情呀？

山：（猜中了他的意思）行估，按尼！（比手）

堂：八元！按尼阮化分賣給供銷社咧算蝕本咯，我來去阮厝搞一寡拜託你上街去賣好吸？

山：（惡毒地）蝕用咧，哼，這個空頭那給恁去賺，好空兮煞梳總計々總分，喝着留淡消咧。阮賺食，（岔過去）所說恁社咧今年又博擴大呀？

堂：有啥窗擴大呀？亲像你障分好塊頭，請你嗎蝕得到。

山：老兄弟你看那窗按尼說呀，人我是心心念念謀入社哪！

堂：拼鬼去虎咬去，我吸信。

山：我騙你博創啥？說句實在話，众人行東，我隻行西，按尼咱急脱离群众。

堂：（不信）說味做你郎說，听味做我郎听，根本你是跛脚的相打坐咧喊声啦！

山：老兄弟，你按尼說是謀給我格心死呀吸是，賴早我就看出生产社是一條好路，若无，政府看那謀提倡呀？

堂：你这柯小子，說甲犢甜蜜甜，見啥人就說啥話，社咧也無一定謀吸收你，不过（誇口）我那共你說咧兩句好話……

山：（假惺々地）老哥，咱偷說咧，社咧那謀吸收我，我箇无窗投資哪！

堂：我吸是債主，做你免對我孔哭窮哭赤啦！

山：我都明知影你会吸相信我啦！

堂：就那三岁团仔都吸相信，无箇我這个老柴頭。